



巴黎圣母院

XINKEBIAO
BIDU CONGSHU
BALISHENGMUYUAN

教育部《全日制语文课程标准》推荐书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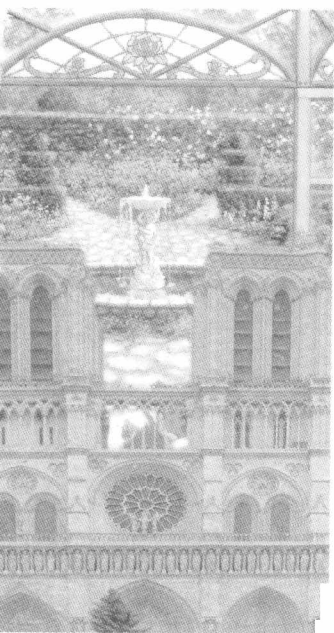
巴黎圣母院副主教克洛德道貌岸然，蛇蝎心肠，先爱后恨，迫害吉普赛女郎爱丝美拉达。面目丑陋、心地善良的敲钟人卡西莫多为救女郎舍身。小说揭露了宗教的虚伪，宣告禁欲主义的破产，歌颂了下层劳动人民的善良、友爱，舍己为人，反映了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

(法) 雨果◎著

宋璐璐 杜 刚◎编译

PRICE
本册仅售
13.80元
新课标
XINKEBIAO

吉林出版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巴黎圣母院

XINKEBIAO
BIDU CONGSHU
BALISHENGMUYUAN

教育部《全日制语文课程标准》推荐书目

巴黎圣母院副主教克洛德道貌岸然、蛇蝎心肠，先爱后恨，迫害吉普赛女郎爱丝美拉达。面目丑陋、心地善良的敲钟人卡西莫多为救女郎舍身。小说揭露了宗教的虚伪，宣告禁欲主义的破产，歌颂了下层劳动人民的善良、友爱、舍己为人，反映了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

宋璐璐 杜 刚◎编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黎圣母院/(法)雨果(Hugo, V.)著; 宋璐璐, 杜刚
编译.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 1

(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ISBN 978-7-5463-2122-6

I. ①巴... II. ①雨... ②宋... ③杜... III. ①长篇小说
- 法国- 近代 - 缩写本 IV. ①I565.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04703 号

书 名 巴黎圣母院
著 者 (法)雨果(Hugo, V.)
编 译 宋璐璐 杜 刚
责任编辑 陈 璇
责任校对 康建锋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130021)
发 行 江苏可一出版物发行集团有限公司(电话:025-66989810)
印 刷 南京玄武湖印刷实业有限公司
(南京市栖霞区尧化门尧胜村 109 号 邮编:210046)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3
字 数 136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3-2122-6
定 价 13.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联系电话: 025-66989817)

前 言

文学名著是人类文明与智慧的结晶，具有无穷的思想价值和艺术魅力，是每个人一生中都不应错过的灵魂驿站。它是经过了岁月的洗礼，沙里淘金留下的精华，是人类文化长河中一颗颗璀璨的珍珠。它们交相辉映，构筑起世界文学的殿堂。

文学名著描摹了人类社会的状态，是对人类社会的艺术表现与思考，它不仅时贯古今，而且地连八方，能帮助我们认识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国家与民族的社会现实和当代人的思想行为，道出了各个时代，各个空间的各种人物在不同环境下的风貌。所以文学名著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学艺术，更是那些伟大的创作者们呕心沥血为我们所呈现的最真实也最自然的社会简史。

读文学名著，是提高文学艺术素养的重要途径。通过这些著作的熏陶，可以培养我们的审美情趣和鉴赏能力。当你坐在小屋里，打开书，就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与千年之远、万里之外的人与生物，宇宙的一切生命进行朋友般的对话，你将出入于“（他）人”、“我”之间，“物”、“我”之间，达到心灵的冥合，获得精神的真正自由。通过与名家的对话，伟大的思想和高尚的情操就会浸润我们的灵魂，将对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健全人格的形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文学是高贵而迷人的，它既揭露生活的丑恶，也呈现人生的美好。阅读文学名著，就是要感受“艺术的魅力”，开发“想象力”，培育“炽烈”的情感和“博大”的情怀，学会以审美的眼光去读作品、看世界、认识人

生。读一本名著，实际上是在读一种文化，一种思想。通过阅读这些名著，我们可以借助文学家、思想家透彻而敏锐的视角去解剖历史，去诠释文化，去感读他们的灵魂。

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编辑了此套文学名著。

此套文学名著从几千年来的中外文学名著中采撷菁华，筛选出了文学作品近百部，其中包括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多种体裁。选目科学、权威，它们的创作者无一不是各个时代文学与思想的领军人物，无一不是足以使世界为之惊叹的文坛巨匠、思想巨擘。这些举世闻名的作品，有的是历尽作者毕生心血的鸿篇巨制，有的是指引时代的思想标航，有的是千年传承的智慧箴言，有的是扣人心弦的生花之笔。无论哪一部作品都是经历了几代人乃至几十代人的审视和思考，都是经历了几十年甚至千百年文化的渲染与沉淀，它们永远不会过时，反而历久弥新。此外，此套文学名著还结合了青少年读者的特点，精心设置了文章导读、内容思考等栏目，以此深入浅出地引导广大青少年读者走进名著的神圣殿堂。

此套文学名著，由国内众多专家、学者在古今中外的茫茫书海中精挑细选，综合了方方面面的意见，经过长时间的斟酌酝酿，数次修订之后编辑而成。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读者更好的了解东西方千百年来文化沉淀的差别，探究一个个不同民族的独特气质，深入触摸一个个震撼时代的灵魂，细细品尝人类文化的精粹精华，开阔我们的视野，强健我们的精神人格。通过阅读这些精神典籍，学会在思考中探索、回味、感悟、提升。

毋庸置疑，此套文学名著必定是一套人文素质“教科书”。编者力图在抓住作品精髓的基础上，对爱好文学的青少年朋友们能有所启示。本套名著不仅会受到文学爱好者的青睐，同时更是将《新课标》的指导内容贯穿始终的优秀的青少年读物，相信它一定能让热爱文学的高中小学生们体会到“博”而“精”的阅读乐趣。

此套名著的编选，挂一漏万，也会有许多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谅解。

2010年1月

目 录

第一卷	1
第二卷	17
第三卷	39
第四卷	52
第五卷	60
第六卷	78
第七卷	110
第八卷	135
第九卷	151
第十卷	183

第一卷

导读：本书讲述的是五百多年前法王路易十一统治时期的历史背景下，宫廷与教会如何狼狈为奸压迫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怎样同两股势力英勇斗争的故事。本书以一四八二年的“狂人节”起篇，展现了一座完全沉浸在狂欢气氛中的巴黎城，民众热烈的情绪以及纷繁的节日活动为我们的故事拉开了序幕。个性鲜明的各阶层代表们，形形色色的民众形象，每一个存在于故事中的人物都是自己的主角，他们将会在那个特定时代背景的大舞台上做出怎样的表演呢，让我们耐心地跟随作者踏上这跨世纪之旅，去体味那魂牵梦萦的百年宏篇。

1

一 大厅

距今三百四十八年六个月零十九天的早晨，巴黎人被旧城区、大学区和市民区三重城垣里一片轰鸣的钟声惊醒。

一月六日，这个若望·德·特渥依斯^①所谓的“使全体巴黎民众情绪激动的日子”，一个从远古以来既是庆祝主显节又是庆祝愚人节的日子。

在那天，塞纳河的河滩上要燃起篝火，布拉克小教堂要植上五月树，司法宫要上演圣迹剧^②。男女市民一大早就关好家门和店铺，从四面八方向那三个指定的场所涌去。聚集在通往司法宫的几条路上的群众尤其多，

因为他们知道，那些两天前到达的弗朗德勒使臣准备来观看圣迹剧的演出和愚人王的选举，这个选举也要在司法宫大厅举行。

这座呈平行四边形的宽阔无比的大厅，一端摆着那张名闻遐迩的大理石桌子，另一端是小教堂。这座小教堂建成才刚刚六年，还是崭新的。

大厅正中，有一座铺着金色锦缎的看台，面对大门，背靠墙壁，并利用那间金灿灿卧房走廊上一个窗户，开了一道特别的入口。这看台是专为弗朗德勒使臣们和其他大人物应邀来观看圣迹剧而搭设的。

司法宫的四名警卫，守住大理石桌子的四角，看管恣意^③行乐的民众。演出要等到司法宫大钟敲响正午十二点才开始。对于演戏来说，无疑是迟了，可是得照顾使臣们的时间呀。

这许许多多观众从一大早就在等着，于是，急躁，烦闷，加上长久等待而疲乏不堪，使得没等到使臣们到来的预定时刻，群众的吵闹声早已变得尖刻而辛辣。而混杂在人群中的一伙伙学生和仆役听后特别开心，他们还不断挖苦嘲弄，简直是火上加油，更加激起普遍的恶劣情绪。

2 还有另一帮捣蛋鬼，先砸破一扇玻璃窗钻进来，大胆地爬到柱子顶盘上去坐，居高临下，东张西望。他们非常善于从眼皮底下的情景中发掘一幕精彩的戏出来，借以打发时间，耐心等候另一出戏的上演。

“约翰·弗罗洛·德·莫朗迪诺！”其中有一个嚷道，“你叫磨坊的约翰，真是名副其实，瞧瞧你那两只胳膊，再看看你那两条腿，活像迎风旋转的风车。你来多久了？”那个被称作磨坊的约翰的孩子是个金黄色头发的小鬼头，漂亮的脸蛋，淘气的神态，攀在一根柱子的饰叶上坐着。

正在此时，正午十二点的钟声敲响了。

“哈！……”整个人群异口同声叫了起来。随后一阵激烈的骚动，人人设法安顿下来，个个伸长脖子，所有的目光都射向大理石台子。一分钟、两分钟、五分钟、一刻钟过去了，还是没有一点动静。看台上依旧没有一个人影，戏台上仍然鸦雀无声。随着焦躁接踵而来的是愤怒，带火药味的话儿在人群中散播开来，磨坊的约翰带头点燃了火花。

“圣迹剧！弗朗德勒人见鬼去吧！”他使出浑身劲儿，大声吼叫，同时像条蛇似的绕着柱头扭动着身子。

观众一齐鼓掌，也跟着吼叫：

“圣迹剧！叫弗朗德勒见他妈的鬼去！”

“马上给我们演圣迹剧，否则，我主张把司法官大法官吊死，作为喜剧和寓意剧。”

就在这当儿，更衣室的帷幔掀开了，有个人走了出来，大伙一见，突然站住，好像中了魔法一般，顿时愤怒变成了好奇。

“肃静！肃静！”这人战战兢兢地走到了大理石台子的边沿。

“市民先生们，”那个人说，“市民太太们，我们将不胜荣幸地在红衣主教大人阁下面前，朗诵和献演一出极其精彩的寓意剧，名为《圣母玛丽亚的公正判决》。在下扮演朱庇特。

“大人正陪伴奥地利大公派来的尊贵的使臣，在博代门听大学校长先生的演讲，等尊贵的红衣主教大人一驾临，我们就开演。”

二 皮埃尔·甘果瓦

3

朱庇特的一身华美的衣服确实吸引了全场观众的注意，但那一句“等尊贵的红衣主教大人一驾临，我们就开演”却让他完全被丢入了雷鸣般的叫骂声中。

“马上开演圣迹剧！”群众连连喊着，“立刻！马上！吊死演员！吊死红衣主教！”

可怜的朱庇特惊慌失措，魂不附体，涂满脂粉的红脸蛋煞白，频频鞠躬，口里呐呐道：“红衣主教大人……御使们……弗朗德勒的玛格丽特公主……”语无伦次，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说什么。其实，他害怕成了吊死鬼。

民众由于等待而要吊死他，红衣主教由于他不等待也要吊死他，两边都是万丈深渊。

幸亏有个人来替他解围，把责任包揽下来。

此人一直站在栏杆里边，他又长又瘦的身子靠在圆柱上，柱子的直径完全挡住了其他人的视线；此人脸色苍白，头发金黄，额头和腮帮上都有

了皱纹，却还很年轻，目光炯炯，满脸笑容，身上穿的黑哗叽衣服旧得都磨破了，磨光了。此刻，他走近大理石桌子跟前，向那位受苦刑的可怜虫招招手，那可怜虫吓晕了，并没有发现。

这个新出现的人再向前迈了一步，叫道：“朱庇特！亲爱的朱庇特！”

“谁在喊我？”朱庇特猛然如惊醒过来，问道。

“马上开始吧。”那一位说，“快满足群众的要求。我负责去恳求大法官息怒，大法官再去请红衣主教大人息怒。”朱庇特松了一口气，使出浑身劲儿嚷道：“市民先生们，我们马上就要开演了。”

“欢呼您，朱庇特！鼓掌吧，公民们！”学生们喊道。

接着，掌声震耳欲聋，朱庇特早已退回帷幕^④后面，欢呼声仍在大厅里震荡。

这时，那位神通广大、化狂风暴雨为风平浪静的无名氏，也早已谦逊地退回到那根柱子的阴影里去；假如不是前排观众中有两位姑娘注意到他刚才同朱庇特米歇尔·吉博纳对话，兴许他还像原先那样无声无息。

4 “长老！”其中一个姑娘叫了一声，并示意要他走过去。

“住口，亲爱的莉叶娜德。”她身旁的那位姑娘俊俏，娇嫩，加上盛装艳服，越显得好看的了，说道，“他不是神职人员，而是世俗的；不应称呼长老，该叫先生。”“先生。”莉叶娜德说。无名氏走近栅栏，殷勤地问道：

“小姐，你们叫我有何贵干？”“哦！没什么。”莉叶娜德怪不好意思的，忙说，“我身边的吉斯盖特，芳号让茜安娜，是她想跟您说话。”“没有的事。”吉斯盖特涨红着脸说，“是莉叶娜德叫您做长老，我告诉她应称先生。”

两位倩女渐渐低下眼睛。而那个人，巴不得跟她们攀谈，遂笑咪咪瞅着她们直看。

“先生，”吉斯盖特语气急促，就像女人横下了心，“那位在剧中将扮演圣母娘娘的大兵，您是认识的吧？”

“您是指扮演朱庇特的那位吧？”无名氏接着说。

“哎，可不是！瞧她多笨！那您认识朱庇特吗？”莉叶娜德说道。

“米歇尔·吉博纳吗？”无名氏应道，“认识的，小姐。”

“他们要上演的，很精彩吗？”吉斯盖特羞答答地问道。“非常精彩，小姐。”无名氏毫不犹豫地答道。“演的是什么？”莉叶娜德问道。“《圣母玛丽亚的公正判决》，听着，是寓意剧，小姐。”

“那真是好看呀！今天是一出寓意剧，特意为弗朗德勒的公主编写的。”

“今天的圣迹剧更好看，您说的？”吉斯盖特说。

“没问题。”他答道，接着用某种夸张的口气又添了一句：“小姐，本人就是剧作者。”“真的？”两位倩女齐声说了一声，惊讶得目瞪口呆。“不错！”诗人有点洋洋得意地应道，“我们有两个人：约翰·马尔尚，他负责锯木板，搭戏台，铺板子；我呐，负责写剧本。本人叫皮埃尔·甘果瓦。”

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从朱庇特回到幕后那个时候起，一直到新寓意剧的作者突然这样公开了自己的身份，这其间已有好一会儿工夫了。这证明了一个永恒的、而且天天还在我们剧院里得到验证的真理：让观众耐心等待的最妙方法，便是向他们宣布马上就要开演。然而学生约翰并没有睡大觉。

“嗨拉嘿！”他在混乱之后的宁静等待当中，猛然吼叫起来，“朱庇特，圣母娘娘，你们这班耍鬼把戏的！你们拿大家开心是不是？演戏！演戏！马上开始，要不，我们可要重新开始了！”这一招可真灵。

即刻从戏台里面传出高低音乐器的乐声；帷幕升起，走出四个人来，穿着五颜六色的戏装，向群众深深鞠了一躬。于是，交响曲戛然^⑤停止，圣迹剧开演了。这四位角色的鞠躬，博得了一片掌声，然后在全场肃静中，他们开始朗诵序诗——我们情愿略去，免得读者受罪。况且，观众更感兴趣的是演员的服装，而不是他们扮演的角色。他们四个人都穿着半身黄半身白的袍子，不同的只是质料而已。第一个穿的是金丝银线的锦缎，第二个是丝绸，第三个是毛料，第四个是帆布。第一个角色右手执着一把利剑，第二个拿着两把金钥匙，第三个拿着一杆天平，第四个拿着一把锹。每个角色的袍子下摆上都绣了几个大黑字，锦缎袍子下摆上的字样

是：“我名为贵族”；丝绸袍子下摆上：“我名为教士”；毛料袍子下摆上：“我名为商品”；帆布袍子下摆上：“我名为耕作”。两个身上袍子稍短一点的是男性，头上戴着披风帽；两个穿的袍子稍长一点的是女性，头上扎着花头巾。

剧情大意是：耕作娶了商品，教士娶了贵族；这两对幸福夫妻各有一个俊美、金贵的嗣子^⑥，他们认为非给他们娶个绝代佳人不可。于是他们走遍天涯海角，到处寻觅这样一个倾国倾城的美女。戈孔德的女王、特雷比宗德的公主、鞑靼大可汗的千金等等，他们一个没看中，然后，耕作和教士，贵族和商品，一起来到司法官这张大理石桌子上面休息，对着老实的听众，口若悬河，警句格言不绝。

演出的确很精彩，皮埃尔·甘果瓦已经回到原来的地方，静静听着，紧紧望着，细细品味着。

6 不料，有个衣衫褴褛的叫花子，心想爬到某个明显的位置，好吸引众人的目光和施舍。所以，开场序诗刚念头几句，他就利用那留给御使们专用的看台的柱子，爬到了一个下部连接栏杆和看台的檐板上，故意显露其破衣烂衫和盖满整只右臂的丑恶伤疤，以乞求观众的注意和怜悯。

他保持沉默，序诗朗诵倒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倒霉的是学生约翰从柱顶上发现了这个乞丐及其装腔作势的花招。这个捣蛋鬼一见到他，开心地嚷叫起来：“瞧！那个讨饭的病鬼！”

甘果瓦浑身不由一阵颤震，序诗戛然而止。只见万头攒动，纷纷转向那个乞丐，而这叫花子并不感到难堪，反而觉得此事倒是一个良机，正好可以捞一把，遂眯起眼睛，装出一副可怜相，张口说道：“行行好，请行行好吧！”“嗨拉嘿！朋友！你的伤疤是装在胳膊上的，你的腿怎么倒不方便了？”约翰边说边往毡帽扔过去一个小钱币。乞丐没有动弹一下，接住施舍，忍住嘲讽，继续悲哀地叫着：“行行好，请行行好吧！”

这个插曲使观众大为开心。以罗班·普斯潘和神学生为首的许多观众，都报以欢畅的掌声。

甘果瓦先是一下子愣住了，等他一清醒过来，随即扯着嗓门向台上四个角色叫喊：“别停！见鬼，别停！”

就在这时候，他觉得有人拉他的袍襟，心里相当恼火，掉过头去一看，好不容易才露出笑容。拉他的是芳号叫让茜安娜的美人儿吉斯盖特。“先生，他们还演吗？”“当然演。”甘果瓦被这么一问，心里相当恼火。

就在这时，演员听从了他的号令，又再说话了，观众一看，也重新再听，只是完整的一出戏猛然被砍成两段，现在重新焊接在一起，美妙的诗句丢失了不少，甘果瓦不由心酸。

正当商品小姐和贵族夫人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正当耕作老爷朗诵这句美妙得难以置信的佳句：林中从未见过这样威风凛凛的野兽。

突然间，那道一直关闭着的专用通到看台的门一下子开了，紧接着，监门洪亮的声音响起：“波旁红衣主教大人驾到！”

三 红衣主教大人

现在看来，就算是储存在圣殿门的全部炸药一起爆炸了，也不会有这句“波旁红衣主教大人驾到”对我们可怜的剧作家甘果瓦的冲击大！

7

主教大人一进场，全场顿时混乱起来。人人把脑袋转向看台，异口同声一再喊道：“红衣主教！红衣主教！”可怜的序诗再次中断了。

红衣主教在看台的门槛上停了片刻，目光相当冷漠，慢慢环视着观众，全场的喧闹声愈发猛烈了。

这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观看他比观看其他任何喜剧都值得。他，查理·波旁红衣主教，里昂大主教和伯爵，高卢人的首席主教，其弟皮埃尔是博热的领主，娶了国王的大公主，因而红衣主教大人与路易十一是姻亲，其母是勃艮第的阿妮丝郡主，因而与鲁莽汉查理也是姻亲。然而，这位高卢首席主教的主要特征，还在于他那种善于阿谀奉承的德性和对权势的顶礼膜拜。这是一个好人，过着红衣主教那种轻松愉快的日子，乐于享受夏伊奥的王家美酒佳酿，逍遥自在；见到漂亮的姑娘，比见到老太婆施舍起来大方得多。正是由于这种种原因，巴黎市民百姓觉得他挺讨人喜欢的。

他入场了，脸上露出大人物天生对待平民百姓的那种微笑，向观众表

示致意，并若有所思地款款向他的猩红丝绒坐椅走去。正厅的观众不由更加喧闹，愈发好奇了。至于那帮学生，叫骂声更是不绝于耳。这一天是他们的日子，是法院小文书们和大学生们一年一度的狂欢节，没有什么勾当在这一天是不合法的。就算红衣主教听到了也不会有动于衷的，这一天恣意放肆妄为本是风俗习惯。再说，从他心事重重的神色上便可以看出他另有心事，这心事就是弗朗德勒使团。

这时监门洪亮的嗓门通报着奥地利大公的特使大人们驾到。奥地利的马克西米连的四十八位御使莅临^⑦了，为首的是笃奉^⑧上帝的十分可敬的神甫、圣贝廷教堂的住持、金羊毛学院的学政约翰，以及根特的最高大法官雅克·德·古瓦即多比先生。他们分成两个两个走进来，个个都是一副庄严的神态，恰好与波旁的查理身边那班活跃的教士随从成为鲜明的对比。大厅里顿时一片寂静，但窃笑声不时可闻：这些宾客一个个都不露声色地向监门自报姓名和头衔，监门再把他们的姓名和头衔胡乱通报一气，再经群众七口八舌一传，完全牛头不对马嘴。总之，一个个都是弗朗德勒人和善的相貌，端庄严肃的脸孔。

然而有一人是例外。此人长着一张狡诈的面孔，兼有猴子般嘴脸和外交家相貌的一种面容。红衣主教一见，趋前几步，深鞠一躬。其实，此人的大名只不过是根特市的参事和靠养老金过活的吉约姆·里姆。

此人是什么角色，当时很少人知晓。这可是个稀世之才，如果处在一个革命时代，准会光芒四射，成为头面人物。但在十五世纪，只能是偷偷摸摸搞些诡计^⑨罢了。他很受欧洲第一号破坏家的赏识，同路易十一密谋策划，经常参与这位国王的机密要务。

四 雅克·科珀诺尔君

那位领养老金的使节和红衣主教大人相互揖拜，当他们低声谈话之际，一个身躯魁梧、脸庞宽大、肩阔膀圆的人，同吉约姆·里姆并肩走进来。他头戴尖顶毡帽，身穿皮外套。监门以为这是哪个马夫摸错了门，便把他拦住了。

“喂，朋友！这是不让走的！”穿皮外套的大汉用肩一拱，把监门推开了。

“你这个家伙想干什么？”他张开嗓门大喝了一声，“你没长眼，没看见我是跟他们一道的吗？”

“尊姓大名？”“雅克·科珀诺尔。”“尊驾身份？”“卖袜子的，商号三小链，住在根特。”

监门退后了一步。通报判官和市长，这倒还将就，可是通报一个卖袜子的，可真难办。红衣主教如坐针毡^⑨。倒是吉约姆·里姆，始终带着狡黠的笑容，走近监门跟前，悄悄给他提示道：

“您就通报雅克·科珀诺尔君，根特市判官的文书。”“监门，”红衣主教接着话茬高声道，“赶快通报雅克·科珀诺尔君，著名根特城判官的文书。”要是吉约姆·里姆独自一个倒可以掩盖过去，可是科珀诺尔已经听到红衣主教的话了。

“不对！”他吼叫着，声如雷鸣，“我，雅克·科珀诺尔，卖袜子的。你听清了吗，监门？卖袜子的，这有什么不好！大公先生不止一次到我袜店来买手套哩。”

全场爆发了一阵笑声和掌声。在巴黎，一句俏皮话总是立即得到理解。

但是，对于可怜的红衣主教来说，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与这般没有教养的人为伴，看来这杯苦酒非饮到底不可了。读者也许还没忘记那个厚颜无耻的叫花子，即便这些显贵驾到，他也没有松手爬下去溜走。然而，说来也真凑巧，根特那位已经取得民众强烈好感并成为众目注视中心的袜店老板，恰好走过来坐在看台的第一排，不偏不倚正在乞丐头顶上方。这位弗朗德勒的使节，仔细察看了一下眼皮底下的这个怪物，亲热地拍了拍他破烂衣服下的肩膀。乞丐猛然一回头，两张脸孔顿时流露出不胜惊讶、心领神会、无比喜悦的神情。随后，全然不顾在场的观众，袜商和病鬼手拉着手，低声细语攀谈起来。这时，克洛潘·特鲁伊甫的破衣烂衫衬托着看台上的金线锦缎，就像一条毛毛虫爬在一只橘子上一一般。

看见这新鲜的奇特景象，观众欣喜若狂，大厅里一片嘈杂声，红衣主

教立即觉察到是怎么一回事了。他稍微欠了欠身，但从他的座位上只能隐约看到一点儿特鲁伊甫身上那件见不得人的宽袖衣衫，自然以为是乞丐在讨乞。这样胆大包天，叫红衣主教气炸了，喊道：“司法官大法官大人，快给我把这个怪物扔到河里去！”

“红衣主教大人！”科珀诺尔仍然握着特鲁伊甫的手，说道：“这是我的一位朋友。”

“绝了！绝了！”喧闹的群众嚷道。从此，如同菲利浦·德·科米纳所言，科珀诺尔君在巴黎也像在根特一样，深受民众的信任，因为这样气概的人如此目无法纪，一定深得民心的。

红衣主教一听，气得紧咬嘴唇。他侧头对身旁的圣日芮维埃芙教堂的住持低声说：

“这就是大公殿下派来给玛格丽特公主议婚的滑稽可笑的使节！”“大人阁下同这班弗朗德勒猪猡讲礼节，那是白费心。”住持应道，“珍珠摆在猪面前。”“倒不如说，猪在玛格丽特之先。”红衣主教微笑地答道。听到这些文字游戏，所有身披袈裟的朝臣们个个乐得心醉神迷。红衣主教顿时心情稍微轻松一些，总算同科珀诺尔扯平了，他的调皮话也得到了捧场。

红衣主教一入场，甘果瓦就一直坐立不安，千方百计想挽救他序诗的演出。他不停地呼喊吉斯盖特和莉叶娜德，不停地鼓动周围的人要求序诗演下去。可是这一切努力全付诸东流了。没有一个人把视线从红衣主教、御使团和看台上移开。说到底，看台也罢，戏台也罢，演的都是同一出戏：耕作和教士的冲突、贵族和商品的冲突。与其看在戏台里序诗的那些打扮得怪里怪气，用诗句说话的“稻草人”，倒不如看一看在弗朗德勒使团中、在小教廷中、在红衣主教的红袍下、在科珀诺尔的外套下的有血有肉的大活人。

甘果瓦原来没有发觉，看台上远没有坐满，所以在弗朗德勒特使们驾到之后，又突然来了一些随从人员，这样，在甘果瓦大作的对白中间，断断续续穿插着监门的尖叫声，通报他们的姓名和身份，严重地影响了演出。大家不妨想象一下，一出戏正在演出，就在两个韵脚之间，甚至常常

在一行诗前后两个半句中间，有个监门突然尖声怪叫，老是像在插话，诸如：

“雅克·夏尔莫吕老爷，国王宗教法庭检察官！”

“德尼斯·勒·梅西埃老爷，巴黎盲人院总管！”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越来越叫人受不了。

这种离奇古怪的伴奏，使得戏难以演下去了。但使甘果瓦格外感到恼怒的是，他的大作越来越精彩，就是无人愿听。红衣主教一走进来，仿佛就有一根看不见的魔线，一下子把所有人的视线从大理石台子拉向看台，从大厅南端转移到西边。甘果瓦所看到的只是观众的一个个侧影。

监门那粗暴的独白终于停止了。大家全到齐了，甘果瓦松了一口气。演员们惟妙惟肖地演下去。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就在大家全神贯注的时候，那个袜商科珀诺尔霍然站立起来，发表了篇罪恶昭彰^①的演说：

“巴黎的市民和绅士们，我不知道我们待在这里干什么来的。原先跟我说的可不是这样，约我是来参加狂人节，参加选举狂人教皇。我们在根特也有选狂人教皇。我们是这么做的，搞一个大聚会，就像这里一样，然后每人轮流把脑袋从一个大窟窿钻过去，向其他人做鬼脸，哪一个鬼脸最丑恶，得到众人的欢呼，他就当选为狂人教皇了。你们要不要学我们家乡的方式选你们的教皇呀？这总比听那些家伙的唠唠叨叨好得多。”

11

甘果瓦真想回敬他几句，可是由于惊愕、气恼、愤慨，连串的激动情绪竟让他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甘果瓦双手捂住脸孔，恨不能有件斗篷可以把头蒙起来。

五 卡西莫多

不多会儿，大家就按照科珀诺尔的主意准备了起来。大理石桌子对面的小教堂被选定作为表演怪相的舞台，把门楣上面那扇漂亮的花瓣格子窗的一块玻璃砸碎，露出一个石框的圆洞，约定每个竞赛者从这圆洞伸出脑袋。不知从何处弄来两只大酒桶掣^②了起来，只要爬上桶去便够得着那个圆洞了。还有一条规定，凡是参赛的人，不论男或女，先得把头蒙起来，